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qidian.com

月关  
◎著

# 锦衣夜行

6

寻情记

看一个小人物  
如何覆雨翻云  
与永乐大帝共创  
光芒四射的大明帝国

XUN  
QINGJI

刘玉珏

夏浔

徐茗儿



月关作品

新派历史武侠巅峰巨著 起点中文 2011 年度小说

月关超越自我之作

好评更胜《回到明朝当王爷》

乾坤入袖 锦衣夜行 低调！低调才是王道！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qidian.com

月关  
◎  
作品

# 锦衣夜行

寻情记

月关超越自我之作

好评更胜《回到明朝当王爷》

新派历史武侠 巅峰巨著

起点中文 2011 年度小说



文稿整理: 李苏萍 张海峰 高翰林 罗刚 李志刚  
王东山 张玉田 纪晓峰 吴杰 赵晓龙  
宋春雪 罗秋平 周人伟 何小川 张春丽  
陆子今 常德 许文山 何冲 李伟

# 鄂新登字 04 号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寻情记 / 月关著. —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11  
(锦衣夜行; 6)

ISBN 978-7-5353-9609-9

I. ①寻… II. ①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5883 号

书 名	寻情记		
©	月关 著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业务电话	(027)87679199 (027)87679179
网 址	<a href="http://www.hbcpc.com.cn">http://www.hbcpc.com.cn</a>	电子邮件	hbcpc@vip.sina.com
承 印 厂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数	1-12 000	印张	18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680 毫米 × 980 毫米	开本	16 开
书 号	ISBN 978-7-5353-9609-9	定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第1章	薪火传承 .....	1
第2章	江山改颜 .....	18
第3章	新皇登基 .....	28
第4章	戏里戏外 .....	41
第5章	从此不相见 .....	52
第6章	天子之怒 .....	65
第7章	佳人示警 .....	77
第8章	联手 .....	89
第9章	国公驾到 .....	102
第10章	好轻功 .....	113
第11章	招安 .....	123
第12章	敲山震虎 .....	132
第13章	该出手就出手 .....	142
第14章	皇帝的心思 .....	153



锦衣夜行



第 15 章	顺藤摸瓜 .....	164
第 16 章	拈花为剑 .....	175
第 17 章	小小侠女 .....	187
第 18 章	茗儿的心思 .....	196
第 19 章	求赐 .....	206
第 20 章	小丫头的吻 .....	216
第 21 章	推手 .....	227
第 22 章	秀才的剑, 武士的刀 .....	237
第 23 章	让娜与西琳 .....	247
第 24 章	此情可待 .....	259
第 25 章	情终有定 .....	270

# 第1章

## 薪火传承

燕军围城了。四年靖难，百战沙场，今天，他们终于杀到了金陵城下。

朱棣沐浴更衣，换上了隆重的藩王袍服，头戴翼善冠，身穿朱红色蟒龙袍，盘领窄袖，腰系玉带，在数十位猛将的拱卫下巡视城下阵地，所过之处，将士欢呼，如同大海狂啸一般。

朱棣策马扬鞭，正前方，就是雄伟壮观的帝京金陵，东面的钟山像盘龙一样蜿蜒环抱，西面的石头山像猛虎一样雄踞在大江之滨。浩浩的长江从金川门下向东北方向流去。城内东南角那一片金光耀眼的楼台殿阁便是皇城。触目所及，朱棣禁不住心怀激荡。

四年了，从皇帝的步步紧逼下拼死一搏，到如今兵临城下胜券在握，多少次亲临矢石，多少次险死还生，而今，他终于迎来了胜利的一刻。

八十万大军没有挡住他，长江天险没有挡住他，金陵的城墙，能挡住他前进的步伐么？金陵城里，无数的王公大臣、文臣武将，都惶然等待着最后的命运，到了这一刻，谁都不相信金陵还能守得住了。

翰林编修吴溥家的院里，浓浓树荫下，一桌酒菜，几个好友正忧心忡忡地谈论着当下的局势。在座的有主人吴溥，还有客人胡靖、王良、李贯，另外一个个头最矮、其貌不扬的，却是他们最佩服的大才子解缙。解缙在兰州吃了三年多的苦，后来经由他的好友礼部侍郎董伦不断为他活动，总算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从兰州调回来了，现任翰林待诏。

席上，针对时下局势，大家都在高谈阔论，几乎众口一词地，都不认为金陵城还能守得住。王良黯然泪下，对胡靖、李贯和胡溥道：“建文二年，你我四人一同中了进士，位列头榜前四名，本以为你我从此可以报效国家，想不到才两年工夫，国家竟落得这般模样……”

胡靖心道：报效国家，与建文和燕王谁做天子有什么干系，都是朱明皇室，



待燕王坐了天下，难道他不需要臣子为他打理江山么？咱们又没架秧起哄地嚷嚷削藩，燕王的“奸佞榜”上二十九人，可没有你我的名姓，伤心个什么劲儿？

可是，他们学的都是道德文章，这种话自然不能说出口，忙也跟着附和两句，一副忠肝义胆的模样。

解缙冷眼旁观，似笑非笑，却叫人难以看出他的心态。他对这位建文皇帝可谈不上什么好感，他的满腹才学、一腔抱负，在建文帝手中根本得不到施展。这个翰林待诏做了也有两个月了，他没机会替皇上拟过一道诏书，那活儿都被方大学士包了。

天要变了么？日升日落，与他何干？

曲终人散，几个文人对当前困局无力回天，只能发上一番感慨便各自回去了。吴溥的小儿子已经九岁了，待几位叔父离去，他便偎到父亲怀里，说道：“爹爹，胡叔叔方才说城破之日，就随建文皇帝而去，那番话慷慨激昂，听得人热血沸腾，真不愧是状元郎呢。”

吴溥默默地摇了摇头。他的夫人正在收拾桌子，生怕丈夫听了这话，也要效仿那呆书生去自杀明志，赶紧拉开儿子，在他屁股上狠狠拍了一巴掌，嗔道：“胡说什么，回屋读书去。”转而又放心地对吴溥道，“相公，这是皇帝家事，你可千万不要生了糊涂念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丢下我们孤儿寡母的……”说到这里，吴夫人便忍不住落下泪来。

吴溥苦笑一声道：“夫人，胡说什么呢，为夫不会去死的。”他沉默了一下，缓缓又道，“我与王艮、胡靖、李贯三人同榜进士，两年来相交莫逆，以我对他们的了解，肯以死报效君王的……恐怕只有王艮那个死心眼罢了。”

吴溥话音刚落，就听左邻传来胡靖的声音：“夫人，外边现在兵荒马乱，你怎么还悠闲自在的，快些去收拾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藏到米柜子下去！”

吴溥与胡靖、王艮、李贯同科中举，做了官后，除了李贯家境比较富裕，单独在繁华闹市区买了房子，其余三人都在这同一条巷子购置的房舍，吴溥的左邻是胡靖家，右舍就是王艮家了。

听了胡靖这句话，吴溥苦笑道：“夫人，你看如何？到现在还惦记着家里值钱的东西莫遭了兵灾，他怎么会去寻死呢？”

吴夫人破涕为笑，娇嗔地在他额头点了一下，说道：“胡大人这才是聪明人呢，朱家叔侄谁做皇帝，关咱们什么事，你可不要犯傻，不许狠下心来，抛下奴家和孩子们，学学人家胡状元！”

王艮家里，王艮神情肃穆地对他的妻子道：“夫人，我食建文皇帝的俸禄，就要对得起建文皇帝。如今燕王兵临城下，不可能守得住了，城破之时，皇帝必以死殉国，王艮身为臣子，既不能为君分忧，也不能让君父死在我这臣子头里啊，我先去了，九泉之下，再侍奉皇上驾前！”

“夫君……”王夫人哀哀痛哭于地，可是王艮治家甚严，王夫人对丈夫从无违拗，眼见丈夫已萌死志，竟不敢劝阻。

王艮惨然一笑，悄悄自袖中以拇指打开所买的那一小瓶鸩酒的盖子，说道：“你好好养大孩子，便是为我尽了节义，为夫先去九泉之下迎候天子！”说罢一仰头，将那鸩酒灌进了口中……

罗克敌面色凝重地被人引进了正心殿，他不知道皇上这个时候召见他会有什么大事吩咐。

燕军就要进城了，他实在没有想到，朝廷竟然败得这么惨、这么快。

这几天，在他脑海中徘徊的，一直是杨旭的身影。他输了，他彻底地输了，杨旭那小子，眼光竟然这么准，竟然看得这么远！

“罗大人！”一见罗克敌到了，少监王钺连忙迎上来。

罗克敌悄声问道：“皇上呢？”

王钺道：“皇上在里边等你呢，快些去吧。”

罗克敌点点头，举步走进展去，王钺也跟进来，把手一摆，所有的内侍和宫女都弓着腰，慢慢地退了出去。

罗克敌见此情形，不禁有些动容：“皇上竟屏退了身边所有的人，到底有什么绝密要事吩咐我，难道……是要我想办法刺杀燕王？如果燕王暴死，倒也不失为解此危局的好办法，只是……想要刺杀燕王何等艰难。”

罗克敌胡思乱想着绕过屏风，正来回踱着步子、满面焦灼的朱允炆一见罗克敌，立即迎了上来，未等罗克敌躬身施礼，便抓住了他的手臂，急切地道：“罗爱卿，国家存亡之际、生死攸关时刻，这件大事，朕只能托付你了。”

罗克敌听了，鼻子一酸，险些掉下泪来，他朝思暮想的就是能得到皇帝的信任，能重现锦衣卫的荣光，这一刻他终于等到了。皇帝终于想到了他，终于想到了锦衣卫，虽然这时已经迟了，罗克敌还是心怀激荡。

罗克敌的眼睛亮了起来，他韬光养晦多年，这一刻就像一柄久藏鞘中的宝剑，乍然出鞘，依旧寒光四射。罗克敌沉声道：“皇上请吩咐，臣粉身碎骨，





也不会辜负皇上的期望！”

“好！好好！朕就知道，罗爱卿始终是忠于朕的，比那些平素夸夸其谈、事到临头舍朕而去的废物强上一千倍一万倍！”

朱允炆激动地道：“金陵城能否守住，朕实无把握，不能不未雨绸缪，朕要你为朕安排一下，一旦城破，便把朕送出宫去！”

罗克敌一呆，目中神光渐渐黯淡。朱允炆惶恐地道：“怎么，连你也办不到么？”

罗克敌心中一动，忽然又想：莫非皇上想要逃去他处，东山再起？他的双眼又亮了起来，急忙问道：“陛下想去哪里？去四川蜀王处，还是云南沐王处？据此要地，号召天下，还是有机会……”

朱允炆连忙摆手道：“朕以整个天下尚不敌燕王，逃去那里又有什么用，不过是晚死一刻罢了！爱卿，你好好安排一下，让朕逃得越远越好！”

罗克敌默然片刻，缓缓拜倒在地，头深深地叩到地上，低沉地道：“臣……遵旨……”

京城里剩下的有字号的将领不多了，即便有，朱允炆也不敢用了，除了一个盛庸，几乎就没人认真作战过，所以被他派去守十三城门的多是文官，而文臣又不知兵，于是勋戚和皇室也被他派上了用场。守金川门的就是李景隆、谷王朱穗和御史黄真。

夏浔悄然从李景隆驻扎的金川门城楼里出来，他已经与李景隆取得了联系。李景隆已答应说降谷王朱穗，一旦成功，即向城外送出消息，开金川门迎燕王进城。谷王朱穗自去朱棣营中议和回来，知道自己当初从宣府逃回金陵之举，四皇兄并不在乎，态度上对于燕王已经没有什么抵触。这从他到达金川门后，把一应防务尽皆交予李景隆，自己根本不闻不问就可见一斑。至于黄真，直接被李景隆无视了。

城中乱哄哄的，到处都是难民。照理说，对这些难民，官府应该分别划地安置，供应米粮，组织纠察，设立规矩，就像铁铉在济南一样。

可是现在根本没有人管，官府似乎已经瘫痪了。下边的官吏都在等着天下谁主的一刻，而高级官员们当真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闭门择生死”，有的在家里聚集亲友、门生、同僚，商议他们的个人前程，另一些人则与亲人告别，凄凄惶惶，准备以死明志，报效君王。

很奇怪的一种气氛，燕王还没进京，他们思考的都是燕王进京之后的事情。无论是决意追随建文帝的还是想要投降的，考虑的都是性命前程或者名节忠义，就是没有一个站出来做点实事儿，为阻止燕王进京做些事情。

夏浔到了张家米粮店。就像任何一座被围困的城市一样，米粮店是百姓们头一个想到的地方，而米粮店的掌柜也是最早关门大吉，惜粮不售的地方。夏浔来到张家米粮店的时候，门前已经围了许多百姓，嗵嗵地砸着门，要买些米粮回去屯积起来，而大门却紧紧关着，上边扣着一块“售完”的牌子。

夏浔见此情形，便绕到了张家米粮店的后门儿，三长两短叩响门扉。片刻工夫，里边有人起了门，把门拉开一道缝，往外看看，又取去缠在门上的铁链，把夏浔让了进去……

罗克敌一身布衣，缓缓漫步街头。身边嘈杂纷乱，尽是惶惶不可终日的百姓，可是罗克敌神情从容，恰似闲庭漫步，根本没有对他们多看一眼。

饮虹桥南，铁作坊。坊中多是铁匠造作人家，现在，这里是最冷清的时候，店前熟铁片儿的牌子在风中丁丁当地响着，街巷里却是一片寂静。

罗克敌缓步走着，目光忽然盯在一枚圆形的店铺牌子上，那该是绘的一幅阴阳鱼太极图吧，年代太久远了，风吹日晒，漆痕斑驳，已经模糊不清了。

罗克敌在门前停下，往里边看了看，门只开着半扇，一个赤裸着上身、浑身肌肉虬结的汉子正持着一柄小铁锤，手里摆弄着什么，时不时地敲打两下。罗克敌吸了口气，举步走进门去。

“客官，您要打造点什么？”铁匠似乎有点儿奇怪这时候还有人登门，不过还是放下锤子，在衣襟上蹭蹭双手，迎了上来。

罗克敌打量着店中情形，没有回答他。那铁匠目中微微露出警觉之意，又问道：“你是谁，来做什么？”

罗克敌笑笑，转头看了看他：“老掌柜还在吧，是你爹，还是你师父？请他出来一下。”

那铁匠道：“掌柜的是我爹，我爹年纪大了，这店里一切都是我做主，客官要做什么，只管与我说便是。”

罗克敌凝视了他片刻，忽地一笑：“涵虚混太清，时转遏云声。湖雁双双起，渔舟个个轻。世情何远近，人事省将迎。谈笑逢诸老，终身愿太平！”

那铁匠蓦地瞪大一双牛眼，死死地盯着他，吃吃地道：“你……你……你

是……”他突然一转身，好像一头奔牛似的冲向店后，身子还拐掉了几件半成品的铁器，当啷啷撒落一地。片刻工夫，这大汉便扶了一个颤巍巍的白发老头儿从店后出来。

那白发老头儿睁着一双干涸的老眼，仔细看了罗克敌片刻，突然嘶哑着嗓子叫道：“是克敌吗？是……是克敌吗？”

“李伯……”罗克敌一个箭步抢上去，扶住了他，一双眼睛也不觉湿润了。

这是他父亲最忠心的部下，二十多年了，两个人近在咫尺，他却始终没有来过，一旦他出现，也就是打破老人家平静安宁的生活的时候。可是当他看到老人脸上那激动兴奋的神情，看到他落下的两行老泪，他知道，自己来对了。

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为了理想而奋斗，还有许多人陪伴着他，如果他一生一世都不出现，眼前这个老人无疑将带着无限的遗憾走完他的人生之路。

他出现了，这如风中残烛的老人陡然就像年轻了二十岁似的，整个人都显得不一样了。

“李伯，有件大事要交给你去做！”

“是！”老人推开儿子，努力站直了身子，嘶哑而兴奋地道：“小罗大人，请吩咐！”他是个老人，也是个老兵，迟暮之年的老兵，同样是一个战士！

锦衣卫衙门，同所有的衙门一样，小吏、官属，全都无心做事了，每个人都在议论着燕王的事情。

但是看到罗克敌的身影出现，他们该做事的还是马上散开回去做事，该站岗的还是马上站得标枪一般笔直，向罗克敌致以注目礼。

对罗大人，他们不止是多年来从属于下地敬畏，他们都清楚罗大人为了维护锦衣卫的尊严和权力，这么多年来苦苦支撑，付出了多少努力，他们尊敬这个人。罗克敌像往常一样，目不斜视地走过去了，走得云淡风轻。

当他来到后衙自己的住处时，一进小院儿，就见到刘玉玦、萧千月、陈东、叶安分列左右，静静地候在门前。罗克敌走过去，萧千月马上拉开障子门，恭谨地道：“大人！”

“都进来吧！”罗克敌淡淡地吩咐了一声，脚步丝毫没有停缓，直接走进屋去。四个人跟进屋来，罗克敌轻轻一摆手，四个人便在席上跪坐下来，两左两右，腰背笔直，按膝而坐，神态恭谨。

“大人，请恕卑职直言，这金陵城怕是守不住了。就算城里还有百万兵，

奈何军心士气尽丧。那些平日里指点江山、无所不能的官儿们现在都闭门不出，变成他娘的天聋地哑了！”萧千月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轻蔑和厌恶，“大人，别的官儿，尽可侍奉新主，可大人您，很危险啊。燕王有飞龙密谍，接管锦衣卫的，一定是他们，不会用大人您的！咱们除掉了不少飞龙密谍的人，飞龙密谍一旦掌握锦衣卫，绝不会放过我们。”

罗克敌淡淡地膘了他一眼，问道：“你到底想说什么？”

萧千月被罗克敌一盯，不禁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还是鼓足勇气说出了心里话：“大人，您可以走啊！燕军一旦破城，第一个要控制的，必定是皇宫，第一批要抓的，一定是‘奸佞榜’的二十九个大臣，大人经营金陵多年，如果您想走，没有人拦得住你！”

罗克敌笑了笑：“我不能走！我得等一个人！”

陈东和叶安面面相觑，不知道大人在说什么。刘玉玦微微启齿，似乎想问什么，最后还是闭紧了嘴巴。

罗克敌转过身去，凝视着身后上方那幅《锦衣伴驾乘舆图》，从袖中摸出一块上好的松江棉布的手帕，深情地拂拭着，微弱却不灭的火苗儿在他双瞳中燃烧着。罗克敌神情似悲似喜，语气却异常肯定地道：“他一定会来的！”

“城破啦，城破啦，燕军进城啦！”百姓惊慌地满街奔走，一个年近六旬的老汉好像天塌了似的踉跄奔跑了几步，一跤跌倒在地。随即，大队铁骑从他身边疾驰而过，马蹄声“哗啦啦”听得人心惊肉跳。那队伍最前一人，手中掌着一面大旗，迎风猎猎，正是一个“燕”字。

“天啦，燕军进城啦！”老汉又疯狂地喊了两声，跑到旁边一栋房子的滴水檐下站着，眼看着燕军洪水一般地从他身边奔驰而过，老汉魂不附体地叫了两声之后突然醒悟过来，仔细想想：“燕军进城……跟我这糟老头子有什么关系？”

谷王朱穗自从知道四皇兄并不介意他当初弃了宣府投奔皇帝的事情之后，这心理的天平就倾向朱棣了。说实话，他当初之所以投奔金陵，是因为他料定燕王不可能成功，所以他只能选择皇帝一方。

他的兵马并不多，削藩他并不在乎。可是什么叫削藩？削藩是削去藩王的兵马，削去藩王的领兵权，藩王就只是亲王而不是藩王了，但是他那个“至仁至孝”的侄子太狠了些，那手段不是削藩，那是削王！要把其他各房的皇室

宗亲杀个精光。

可他又认为没人能够对抗皇帝，所以耍了点小聪明，趁着燕王兵进宣府，直接逃到京城，来了个“自投罗网”。手中没有一兵一将了，料来皇帝不会再把他看成威胁，结果因为燕王被逼反，皇上停止了削藩的步伐，他才得以保全。如此情形，他哪有可能忠于建文。

是以李景隆暗伏亲兵于帐后，请他来共议大事时，根本不需要李景隆捧杯为号来个兵谏，谷王马上从善如流，答应开城请燕王进京了。

燕王的大军从金川门一进来，满街满巷的老百姓便呐喊起来，燕军进城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城。魏国公徐辉祖本来是守在神策门的，一听燕军从金川门进了城，顿时如遭五雷轰顶，马上领军赶来。此时燕军进城的消息已传遍全城，肯挥军来迎的，唯有一个徐辉祖。除此之外，其他各城上的守将、文臣、勋戚、诸王，俱保持沉默，按兵不动。

徐辉祖兵至钟阜门时，就遇到了迎面而来的燕军。燕军进城时便接到了燕王的严令：不许接近皇宫，迅速控制十三城门。燕王最头疼的就是进城之后，不知该如何面对皇帝，现在他只能寄望于夏浔了。在此之前，他只能撇开皇宫不管。眼下他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先控制住整座城池。

是以燕军进城后立即分别奔向各座城门，这一路兵马是丘福统率，到了钟阜门正撞上徐辉祖。徐辉祖除了一队亲兵，其他军士早已失去了死战的勇气，两军甫一接触，便一败涂地，落荒而逃，只有徐辉祖的亲兵紧紧追随着他。

徐辉祖胯下战马被燕军长枪捅死，立即跳上部将牵上的另一匹战马再战，丘福见他骁勇，挥刀上前与他厮杀起来。徐辉祖只有一队亲兵，寡不敌众，被杀得节节败退，一直被逼退到神策门西，连神策门也被丘福的兵马占了。

此时徐辉祖身边只剩下十几个亲信，个个身上带伤，徐辉祖看看左右情形，黯然一叹，圈马便走。丘福见他逃走，也不追赶。

徐辉祖一身血迹地回到中山王府，早已提心吊胆的家眷迎上来。徐辉祖面沉似水，根本不理夫人和子女的问候，径直奔到祖祠，在供奉太祖御赐的丹书铁券前叩了三个头，将丹书铁券取下，揣在怀中，又来到父亲徐达大将军灵前。他张了张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双膝一弯，便长跪不起了……

“俺那五弟如今关在何处？”燕王一进城，城门两侧已经有些知机的官员赶来迎候了，一见他来，马上齐刷刷跪了一地。朱棣也不认得几个，便把战马

一勒，扬声问道。

黄真马上起身应道：“殿下，小臣知道周王殿下拘押之处。”

燕王看其袍服，知道是御史台的官员，大喜道：“头前带路！”

“是是！”黄真马上颠颠儿地跑在头里，燕王一见，忙吩咐道：“给他一匹马！”当下便有亲兵跳下战马，将马给了黄真。黄真受宠若惊，连忙让那亲兵搀着爬上马去，引着燕王行去。

周王朱棣一家人关在皇宫以西靠近浣衣局的地方。子女分别拘押在不同的院落，周王朱棣和王妃冯氏单独一个院落。一间房，一处巴掌大的院落，特意加高的围墙，使得他除了头顶一角天空，什么也看不到。

院子里太安静了，一直就是这么安静，因为这一带在整个金陵城，是最荒僻的地方。外面的一切，他们不清楚。

在云南的那些日子，他们被放逐到莽荒野地里，中原发生了什么，他们一概不知。突然被押解回京的时候，他们在半途偶然听押运的官兵闲聊，隐约知道皇上把齐王和他抓起来后，似乎又陆续抓了几个王爷，而四哥……好像造了反。可是接下来，他又什么都不知道了。自从进了京师，他们夫妇能看到的，就只有头顶的一角天空。

忽然，院门“哗啦”地响了几下，朱棣有些好奇，还没到吃饭的时候，今天怎么会有人过来？紧接着，院门儿竟然打开了，狱吏头儿李别走了进来。

李别恭敬地哈着腰，赔笑道：“哎呀呀，周王殿下、王妃娘娘，小的人微言轻，一直也关照不了您二位什么，您看看，可让您遭了罪了。小人也是身不由己呀……”

朱棣慢慢站起来，麻木地看着他，这么久的关押，他的人和意识都麻木了许多，一时反应不过来。只有王妃冯氏，因为女性本能的羞涩，赶紧把那件破棉袄穿回身上。

李别一摆手，后边便有几个狱吏跑进来，有的端着盆，有的提着桶，还有人捧着几件干干净净的夏衣。李别谄笑道：“殿下、娘娘，请你们沐浴更衣，梳洗打扮一下吧。”

“你们……你们这是……”周王朱棣突然醒悟过来，惶然退了几步，贴着墙壁惊叫道，“皇上要杀我了么？皇上是要杀我全家了么？”

李别想上前又不敢，急得直搓手：“哎呀殿下，瞧您说的，这都想到哪儿去了，绝无此事，绝对不是殿下想的那样，您……还是洗漱一下，先换件衣裳吧。”



燕军进城的消息李别也知道了，马上就想到他看管的犯人要咸鱼翻身了，所以赶紧抢先一步，想先向周王示好。没想到周王如惊弓之鸟，反倒给吓着了。

就在这时，后边一阵嘈杂声响，李别扭头一看，就见一群衣甲鲜明、杀气腾腾的军汉闯了进来。周王朱棣只道自己所料不差，皇上真要动手屠他全家了，忍不住与王妃紧紧抱作一团，浑身发抖。

那闯进来的几个持刀军汉不由分说，便把狱吏们踢到了一边。他们惊愕地看着眼前这对蓬头垢面的叫花子，一时也不敢相认。那领头的军汉伸手一伸，又把被他踹到一边去的李别揪了回来，厉声问道：“这两位，就是周王殿下和娘娘么？”

李别还未答话，头戴翼善冠、身穿朱红色蟒龙袍的朱棣便闯了进来，与朱棣四目一对，两人都愣在那里。

这对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互相打量半天，朱棣鼻子一酸，两行热泪就流了下来，他颤声道：“老五，哥……救你来了！”

“四哥！四哥啊！”朱棣突然明白过来，他号啕一声，扑过去紧紧抱住朱棣，放声大哭起来……

“什么，只能朕一人离开？”朱允炆又惊又怒，厉声喝道，“难道要朕撇下皇后和太子，独自一人逃生去么？”

“陛下，天下已在燕王掌握之中。一家三口，有男有女，是很容易打听的。为了陛下的安全，臣只能安排陛下一人走。当然……”罗克敌瞥了眼朱允炆身后那几口装满了价值连城、最为昂贵的金珠玉宝的匣子，淡淡地道，“陛下的贴身内侍可以带上几人，没人在乎他们下落的。”

朱允炆踉跄地退了几步，面色如土。罗克敌躬身道：“陛下，燕王终究是陛下的叔父，天下人都在看着他，对弱女幼儿，料来他也不会下毒手的。燕王已经进城，也许……很快就要来了，还请陛下早做决断。”

朱允炆的脸颊抽搐了几下，他沉重地迈动脚步，双腿像灌了铅似的，缓缓掀开珠帘，走进寝宫。皇后正在匆匆地收拾着东西，六岁的小太子怔怔地站在一边，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如此慌张。

“皇后……”朱允炆望着皇后，颤声道，“锦衣卫只能安排朕一人离开，一家三口，太容易……暴露了。”

皇后听了，手一软，刚刚提起的包袱又落回榻上。她绝望地看着朱允炆，

看到朱允炆一脸的悲怆，神色慢慢平静下来：“皇上，臣妾……臣妾知道了，燕王可以放过任何人，一定不能放过皇上的，皇上必须得走，皇上……千万保重！”说到这里，两行清泪顺着她的脸颊缓缓流下，“自从侍奉皇上，臣妾还从来不曾离开皇上左右……”

朱允炆走过去，轻轻拭去她颊上的泪水，泣声道：“国运多舛，是朕无能啊！燕王恨朕入骨，朕不能不走，可朕这一走，皇后与太子必定落入燕王之手，皇后冰清玉洁，端庄贤淑，是朕的贤后，今后……你们可如何是好？朕担心……你们落入燕王之手，终不得善果啊……”

皇后明白了，她看了眼仍旧不知发生了什么的儿子一眼，眼泪夺眶而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臣妾一身何足惜，只是……奎儿还小，他……是咱们的亲骨肉啊……”

朱允炆流泪道：“文奎是太子，他在，燕王何以自处？燕王断断容他不得的，这是命啊，要怪，就怪他不该生在帝王家吧……”

“臣妾……臣妾明白了！”皇后颤声答应着，一把将儿子搂在怀里，放声痛哭起来。朱允炆手指颤抖想去拥抱他们，终于只是咬了咬牙，踉跄着奔了出去……

寝宫火起，烈焰焚天，远处传来太监宫女们的惊呼，可是他们已经得到皇上严令，谁也不敢靠近。已经换好一身平民装束的朱允炆站在几个捧着宝匣的心腹太监前面，泪眼迷离地望了一眼那火势越冲越高的寝宫，掩面奔去。

罗克敌脸上全无表情，他冷漠地看了一眼寝宫，热浪扑面而来，炙得脸上发烫。这样的大火中，谁也不可能再逃出来了，他轻轻舒了口气，一摆手，便领着几个影子般站在他身后的人，匆匆离去了。

他很容易就可以在寝宫里留下一具身高、年纪与皇帝相仿的男尸，可他并没有这样做。皇上给他的最后一道旨意，是把皇帝本人救出去。他会办的，他会办得非常圆满，尽他作为一个臣子最后的本分。但他不可以做得滴水不漏，皇帝的生死，必须是一个谜。他要让新皇帝清清楚楚地知道，人还活着！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锦衣卫从他们的前身御前拱卫司的时候开始，几任首领都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直到洪武末年，锦衣卫整个儿都被雪藏起来，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衙门。

无可奈何花落去，建文的时代结束了，属于他罗克敌的时代也要结束了。但是他要尽最大的努力，给他的薪火传人留下一份传承、一份衣钵，不止如此，



还要给他铺好一条路、一道锦绣前程。

不管你燕王是“靖难”也好，“除奸”也罢，你侄儿的皇位换了你坐总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你最担心的，就只能是你的前任不是死了而是下落不明，你不知道他何时何地就会冒出来，号称他才是大明的真正拥有者。你又不能大索天下，甚至要让所有人都认为他真的死了，那么，你就需要鹰犬，需要一群暗夜守护者。还有比锦衣卫更合格的鹰犬、更合格的暗夜守卫么？

身后，烈焰焚天。罗克敌的心中也燃起了一团火，一团希望的火……

朱棣扶着朱棣走出牢房，后边跟着喜极而泣的周王妃和她的子女们。只有周王次子，那位诬告了父亲，却没有得到朱允炆封王的承诺，反而一起被关起来的二王子畏畏缩缩地走在最后面。父亲获救了，可以重新做回周王，可他却不知道，今后该如何自处。

忽然，朱棣站住了，街上很多人都在望着同一个方向指指点点，他也不由自主地望去，紧接着周王朱棣也扬起了脸，眯着眼睛向远处望去。

东南方向，火舌扶摇直上，上承烈日，浓烟滚滚中，热浪夹杂着许多灰烬在火舌之上不断翻滚。皇宫，那是皇宫，是内宫的方位。朱棣的心神随着那升腾的烈焰也飞腾起来，飞上云霄，俯视八极。他知道，最后的障碍也消失了，从现在起，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方孝孺府中，假山石上，方孝孺扶着石山登高远眺，望着帝宫起火的地方，老泪纵横。他正流着泪，一队兵丁已破门而入。

都察院，吴有道大人遥望宫火起情形，捻须一叹，对左右十几位文臣道：“宫中火起，燕王殿下必定前去探望，我等……前去拜见吧。”众官员纷纷点头，随在吴有道身后，向皇宫走去。

兵部尚书茹常府上，茹尚书扶着梯子倚在房檐上，眺望着远处那条火龙，轻轻叹了口气：“皇上若不去，这满朝文武是殉旧主还是保新主，终是一件难处的事啊。皇上最后倒也刚烈了一回。龙驭上宾，免了满朝臣子们的难处！”他倒退着，一步步从梯子上下来，掸掸袍袖，从容吩咐道，“备轿，去午门！”

通往皇宫的御道上，来了一队特殊的人马。同已经在御道两侧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燕军普通士兵不同，这队人马肩上都系了一条披风，一条内红外黑、隐绣飞龙的披风，策马驰来，如云扬空，显得异常威武。